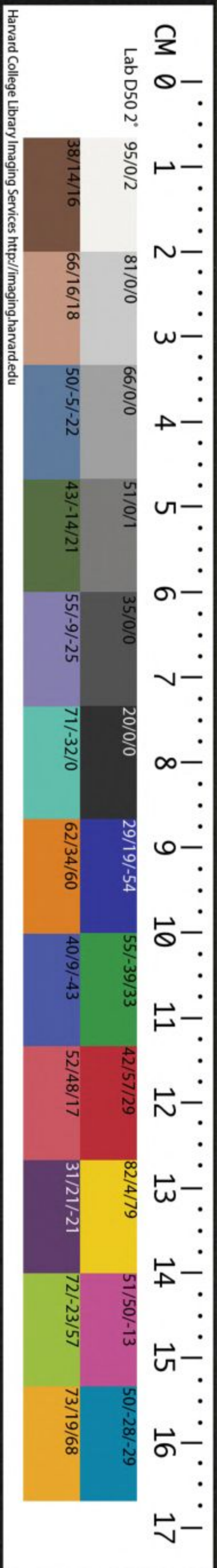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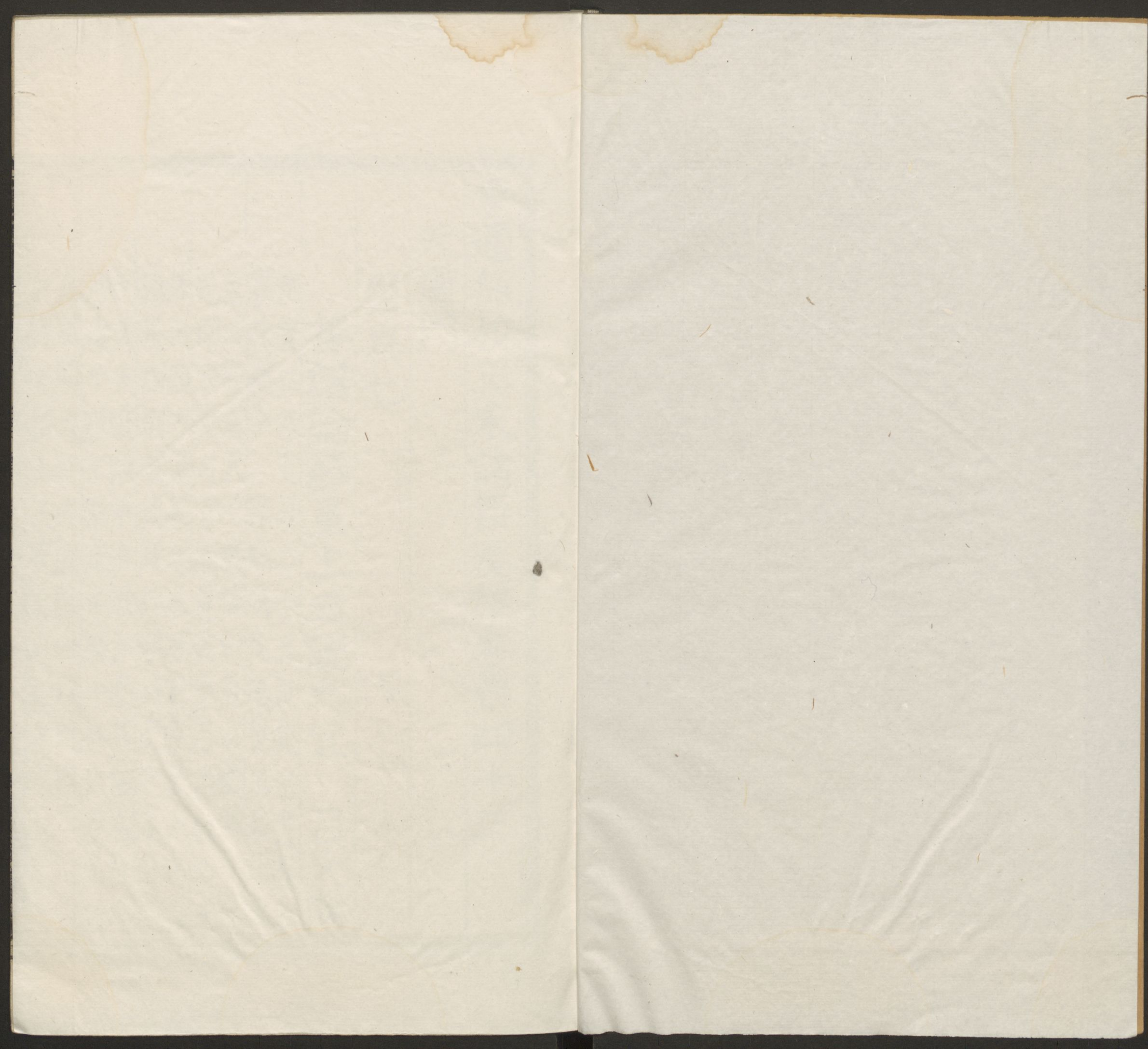


T 4664.5 / 4836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AN 8 1948





會通館校正宋諸臣奏議卷第四十三

天道門

災異七

答詔論彗星上三說九宜 呂大防

元豐三年七月二日詔中書省
寡昧獲奉天宗廟夙夜祗畏不敢
冀或仰當天心感格和氣以敷
民而太史占言譎見乾象乃孟
善出西方災異之來厥有攸之
德弗虧刑政或譖於理吏之不
民或失職或乘准版各朕其
月戊子避殿成勝中外臣
直言朝政王正失朕虛心以
義古大格王正失朕虛心以

會通館校正宋諸臣奏議卷第四十三

天道門

災異七

答詔論彗星上三說九宜 呂大防

元豐三年七月二十五日詔中書朕以
 寡昧獲奉宗廟夙夜祗畏不敢康寧
 冀或仰當天心感格和氣以敷錫于庶
 民而太史占言謫見乾象乃孟秋癸未
 彗出西方災異之來厥有攸召夫豈朕
 德弗類刑政或謬於理歟吏之不良而
 民或失職歟永惟厥咎朕甚懼焉自今
 月戊子避正殿減常膳中外臣寮並許
 直言朝政闕失朕虛心以改庶
 幾古先格王正厥事之意焉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富源印

圖書印

圖書印

臣伏覩七月二十六日手詔以慧出西方責躬引咎敷求讜言以正厥事臣伏讀感歎以爲天道難知不可隱度今聖心恐畏退託損抑有以見不諱之朝度越前古臣愚不肖雖吏守外藩不敢不布肝鬲少裨萬一伏惟神明幸察臣竊以爲方今政事之急謾爲三說九宜上冒 天聽一曰治本二曰緩末二曰納言治本之宜有三一宜養民漢之傳國至昭帝而六世藩臣之變外戚之禍數矣唐之

傳國至明皇而六世如漢之變而又有巨盜之患今大宋之臨御而 陛下之繼統世數與漢唐同而曾無一方之患其得人心可見矣苟非累聖德澤涵養深厚視之如傷愛之如子則何以固結其心若此伏自 陛下布行新政以來參酌古今著爲良法便民者蓋爲不少矣而民情戚戚不以爲安推原其蓋緣朝廷措置大率急於公家而緩於民事竊觀先王之政上之憂下也深則下之報上也

厚故其詩曰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上憂下之
詩也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下報上之詩也上
下之情其相親如此則怨惡不順何由生乎
其間哉故馬周之對太宗以爲正觀初匹絹
易斗米而人不怨者知 陛下憂之也五六
年來匹絹易穀十數斛而民怨者知 陛下
不憂之也此言極要頗同今日之意臣試舉
其一二免役錢本率衆以給庸公家無所利
其入今所在猥積至有一縣之人出者半羸

者半而取之不已遇水旱未嘗有蠲減貧下
未嘗有所貸免此民情戚戚之一也市易本
以抑兼并便衆業而公利在其間民有艱急
匱乏之期方之他取於富室則無倍稱之息
然吏或不良乘民之急而掊刻無已徒欲收
贏取賞而不顧事體之宜與法令之本意誘
陷無賴子弟以墮產者有之予民者高其物
估以巧取息者有之一物也朝貴賣而夕賤
買者有之此民情戚戚之一也保甲者先王

什伍教民之法也不專爲兵而已今有司惟以坐作進退射藝精粗爲急而不問推行考察姦盜去惡獎善之章而又富者逸而貧者勞或遇饑饉則將有流散不可號召之虞此民情戚戚之一也凡此特法令之未備或吏奉法不謹之過以陛下之聖明而修正之宜無難者二宜教士舜九德文王作人周公三物皆爲先王教士之實今聞以才選者矣未聞以德進也聞以文詞選者矣未聞以行

進也臣竊以非大變其法則終不能得教士之實其變法謂何責之郡縣監司保任其才行以升於尚書各試其所知而命之則士勸於善不專以文辭設科則士業崇本凡此一改法令則天下從之矣以陛下之聖明而修正之不五六年必收其效二宜重穀自古國家之患未有不緣民飢而起也今縣官積錢所在貫朽而倉廩至無半歲之實誠可憂也蓋自常平之法行而羣司各計其利故轉

運司唯有租稅征科之入而已其歲入既不
足以充費故於儲蓄之計雖欲賤糴而不暇
爲也常平雖有折納斂糴之法而吏多不能
推行萬一水旱方千里則積鏹之饒將無用
而民之彊者衆而爲盜弱者流離溝壑而無
以救矣臣近嘗上乘歲豐積穀之議頗合事
機而亦可行於久遠伏望財察凡此特法令
之未備或吏奉法不謹之過以 陛下之聖
明而修正之宜無難者緩末之宜有二一宜

緩治夷狄中國本也夷狄末也先王之政內
諸夏而外夷狄夷狄之國聲教所暨故舜之
命官猾夏者治之然則不爲中國患者王者
不治也或者謂夷狄之地可闢而郡縣之夷
狄之民可冠帶而賦役之竊謂過矣以四海
九州之廣而欲沙漠不毛之地以爲富以兆
民多士之盛而欲左衽鳩舌之人以爲衆徒
見有糜敝所重而未見其可也雖有前代喪
失之地苟非民情來附未足以用衆一宜緩

治兵兵者先王所治而非所以爲先也衛君
問陳於孔子而孔子答以俎豆之事蓋禮教
有所未脩而先之以軍旅之事則語道非其
序也今刑政雖講而未可謂盡中禮樂雖脩
而未可謂盡善教化雖布而未可謂盡行然
則今日之政宜有急於兵者焉凡此非可廢
之事特在 陛下施爲之有先後而已以
陛下之聖明留意而條別之宜無不得其序
者納言之宜有四一宜廣言路古者羣臣人

人得諫故曰工執藝事以諫工尚諫則餘可
知矣所謂爭臣七人者在位皆諫諫而又當
必爭者有七人而後可今 陛下虚心待下
未嘗大聲以色而諫者未始有聞於天下諫
而必爭者未始見其人方唐太宗之時當亡
隋之後人物寡少而諫者滿朝今 陛下承
累世文明之盛而遂使史筆無書諫諍之事
亦可謂闕典矣二宜寬侵官之罰凡人臣之
居外見不便於民有害於政者大者聞諸朝

小者以其職而行之是也今一切禁止不使相侵則朝廷必有不聞之事而民庶必有失職之苦矣三宜恕誹謗之罪自古有爲之君更制天下之事未有不被毀訾於世者以盤庚之明周公之聖而不免况其下者哉蓋衆人者常情不達義理樂因循而憚改作改作之始未見其利而翕然非之聖人於此特恕其無知而寬之可也豈足以與之較量長短是非哉故漢文深知其意直除其罪以度容

之而已苟設峻令以防之非不遽止然愚庸之情不自知語言之過而非其上矣四宜容異同之論古者袞服之飾必以黼者取其兩已相背而能成政也兩已相背至銘諸躬而日服之以爲監有以見人君御臣之深戒在於喜同而惡異也舜伐三苗禹以爲可益以爲不可然不害並爲九官周公相成王召公不悅然不害同爲十亂洪範謀及卿士則三公之論有不用焉周官詢及萬民則卿士之

謀有不取焉夫然後可以通達衆志輔成大業苟取其所同而捨其所異則晏子所謂以水濟水孰能食之者也非特如此而已苟欲其同則必有誕謾詐欺以附同者矣苟惡其異則必有詭隨面從以免異者矣使人臣皆懷誕謾詭隨以事上殆非朝廷之利也竊聞議者必使廷臣無異論乃謂之一道德爲此說者似不思也夫一道德以同俗者蓋謂之典常之教不可不同也今以政事之殊有可

有不可有宜有不宜有損有益而必一而同之恐非聖人之意也所惡異論者豈非以其沮議害事而惡之耶苟導之使言而擇之在我則雖有沮議害事之言在吾所棄固不能爲患也凡此無難改之勢而有速應之實蓋在陛下爲之而已如前所陳蓋陛下政事之形容於外者臣得以揣度而陳之至如陛下聖性之淵微君德之崇厚惟幾以成天下之務惟深以達天下之志臣之愚陋莫得

而測焉伏惟仰觀天心旁考古義絀竒論而
用中道則天下幸甚

元豐三年八月
上時直舍入院

答詔論彗星上三說九宜 邢恕

臣恭惟 皇帝陛下實天祚宋誕生明聖有
超卓絕異之姿爰自毓德宮闈仁心仁聞載
在羣口及初嗣位動率禮法承順 兩宮左
右就養發於誠孝遠近內外凡厥臣庶莫不
矜式 太皇太后厭世 陛下號慟泣血百
僚在位不覺隕涕入臨而出轉以相告有識

咨嗟長老嘆息山陵復土外雖變禮從吉而
陛下悲哀未怠宮中實服三年夙夜念治躬
親政事小大之臣咸各率職十有四年未嘗
一日少懈後宮燕遊聲色嗜好無所聞園囿
弋獵輿馬馳騁無所幸方且闢闔乎乾坤而
步驟乎帝皇其視天下如一家中國如一人
其設心操術豈待問哉仍年以來威福自出
惟所指顧莫不服從曾未警效莫不響應赫
赫巍巍朝廷益尊四方萬里盜賊消戢閭里

安堵 陛下誠因此美即此善據此勢藉此
時以之上當天心則可使寒暑平風雨時三
光軌度以之下順地理則可使五穀熟庶草
茂山川晏寧至于景星出卿雲見甘露降醴
泉涌鳳凰麒麟可使皆在郊藪天人之際其
形氣有以相通其變動有以相感格之以誠
應之以實密與道俱則其答猶影響其合猶
符節也如此則何災不可消何異不可去若
夫祈禳小數豈足道哉昔宋景公一諸侯耳

出人君之言三熒惑爲之退舍况於 陛下
之仁聖智勇履席南面之勢不出殿堂之上
而廣制海內尺地莫非其有一民莫非其臣
者哉以誠感天曾不移刻以德退星曾不旋
踵此臣所以殫志畢慮不量其愚不避見嫉
之嫌而願畢其倦倦也伏惟 陛下留神加
察焉踈遠小臣未嘗得日望清光奉承德音
也然而間從公卿大夫之後竊聽於進見下
風者皆以謂 陛下才高天下智出物表既

妙思六經而多識前載旁羅百氏典章制度
律令敕式靡不淹洽工作器械筭數米鹽無
不精密神機天辨變化無窮退而鮮不自失
夫人心畏怯則智勇皆廢雖朝暮禁闥陟降
殿陛密近親習之臣猶且踧踖愧恐唯諾聽
從之不暇無能有所開發建明以補助萬一
况于卑賤鄙逖之人乎雖天之高不可階而
升日月之可仰無得而踰性與天道不可得
而聞然匹夫匹婦之於聖人有所與知一有

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功以大舜之智而自
耕稼陶漁以至於爲帝無非取人以爲善以
孔子之聖而獄訟文辭可與人共之者不獨
有焉則所謂聖智者曷嘗掩衆人之所能而
咸蓋羣心之所知哉衆人所見而有以處之
使各效其長羣心所知而有以擇之使必從
其是竭天下之才力盡天下之思慮然猶有
所不及而後聖人奮其智能則所以待之者
盡矣其所得者博矣其所守者約矣已而有

迹其長緣其是則天下之人莫不興起爲之於其才力之所不給計之於其思慮之所不獲則天下之人莫不厭服何必耗血氣疲精神一切親事於法官之中然後爲得哉臣竊仰陛下之天德常若太高而或不下接朝廷之舉事常若太速而謀之常患不博雖陛下之聰明睿智百舉百中而愚者千慮之一猶恐有所遺也况或纖芥闕漏略於彌縫而汗渙已施機張已發則誰敢出身試臨不

測而輕議於既往哉且夫履四海之盛位襲五世之極治又有冠古之稱絕俗之事此乃全盛光大之時君子之所以尚消息盈虛也意者陛下或有而矜之所謂日中則昃月盈則食盛衰損益之機其在是矣故易之明夷以泣衆旣濟思患而預防此古先哲王所以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日新厥德以祈天永命也昔唐太宗自負其文武材略以爲實兼將相然不知帝王自有體

下兼將相不足爲能不若漢高祖豁達面諭
羣臣吾不如子房蕭何韓信也方是時彗星
亦嘗變見而太宗悟焉曰吾自謂三王已來
撥亂之主莫吾若故負而矜之輕天下士上
天見變其謂是乎夫謂古人爲莫吾若而輕
時人則上下之情不通而無所不至惟太宗
爲能知悔而又有魏證王珪劉洎馬周之徒
更戒迭諫然後正觀之治庶幾三代之風而
彗亦不能爲災何況 陛下盛德至誠避殿

損膳深自引咎以來讜言放出宮女以防隔
塞虚心克已效於事實豈特太宗之比哉于
以收視反聽澹然與神明俱而默與造化爲
友端拱無營優游自得付物以能委任責成
情僞之變事物之來有道以揆有節以察不
勞而成不動而化兼享堯舜之名永保喬松
之壽上以奉寧 七廟慰釋 皇太后之心
下以幸惠羣臣而錫爲蒼生福則何變異之
足憂哉抑臣又聞惟德動天無遠弗届而天

地之次德曰生董仲舒亦曰刑主殺德主生
則修德者莫若好生也朝廷近歲屢起詔獄
深識遠見之士竊量 陛下聖意之過欲大
畏民志究盡事實及至便殿親決時亦有所
縱舍郡府奏讞大辟類率從生非必專欲求
殺也然而治獄之吏典法之官但見追逮不
絕恐不能無妄意朝廷便私自營冀徼盡力
首公之名而規闊略縱出之責則必至於滋
蔓刻核失出蓋鮮則失入有之及至上奏請

決鍛鍊已成文致已白囚人雖有懷鬱抑而
不得伸朝廷雖欲加寬厚而無所施則是豈
國家之意哉臺寺深嚴自非事守相關焉知
其詳然法者設於有罪而使惡人知畏也今
無罪者或不自保而善人亦懼矣此臣所以
疑也臣知京師玩習久安大抵懈弛而嚮者
貴近狃於恩幸不知畏法方 陛下勵精爲
治有以督過訓齊之誠是也然而矯枉者貴
直矯枉過直則是曲而已孟子曰今之與楊

墨議者如追放豚既入其筥又從而招之誠使百司自此莫不飭厲而貴近益遵約束然且求之不已則是亦過直而招之之類也書曰寬而有制從容以和在易之節曰苦節不可正先王之所以繩檢羣下未嘗無制也然必寬之使赴功有餘地從容而不迫遽故和樂而無憔悴節之爲卦君子所以制數度議德行然至於已甚過中苦而不甘不可以通行持久失其所以爲正是故先王議道自巳

制法以民也誠以 陛下天縱之才日躋之德慮靡不周而志罔或倦舉以程能課事而厚望之於羣臣磨以歲月則鮮不破漏傾覆失其所操持行義有跌於繩墨之間而謹訶有軼於度量之表矣易曰窮則變變則通詩曰四牡駢駢六轡如馳臣意 陛下洞達事機時措之宜必有以變而通之如王良造父御馬緩急控縱而歸和平固已得之於精神之會心術之微然臣直以耳目所接言之不

能無過計也獄吏法官制在 陛下視以好
惡惟所寬恤易若覆手至于興甲兵之大投
民於鋒鏑之間措之矢石之下以其死爭一
跌而不振則雖有仁智之心不能救患於已
然而消禍於既往是故帝王之師必出於萬
全攻不必取不苟勞衆戰不必勝不苟接刃
蓋以養國威全人命也近者瀘南之舉師出
不爲無名以 陛下之威武將吏鼓勇軍士
思奮校之以計若老成人之策孺子角其有

餘不足若孟賁之拉侏儒檄馳鋒接萬全必
勝而獨克然臣得之傳聞不知是否以謂蠻
徼山林阻險道路狹隘溪澗隔絕吏士羊腸
魚貫不輕得進地饒瘴疫令人頭痛身熱漚
泄霍亂而中州之人不服習其水土使蠻稍
桀黠聞大兵將至則逃遁而不出旅距而不
可入曠日引久留而不決士卒暴露疾病死
亡者衆而餽餉或不給師老械敝浸成遷延
不然逆類醜徒上下救死爲首尾之勢旁近

種落相與唱和有唇齒之援舉熊羆之士而
輕用其鋒以與獫狁之民角逐於崎嶇徧束
寧淖翳薈之間以幸頃刻之勝廝養下卒有
一不備於行間雖能梟馘其首領繫纍其徒
黨猶不若多筭遠御以全制其弊也如有師
倦而歸蠻或連結諸種呼嘯並出蜀地狹而
人稠雖遇大熟食猶不足比歲錢積於官市
用少而益貴米不加多而益賤則農人困矣
蜀之所恃以界限蠻夷者山林也今承平日

久而虞衡之屬時禁不講界上之民私相交
易往來往往有微徑潛通道路故號爲險狹
者今率行牛林木故可以爲障塞者今皆盡
行斤斧不幸而歲饑食不足錢不可以多得
本末俱困山林之阻故不設備屬有姦民鄉
導外寇表裏俱發郡縣又闕守備則唐之南
詔前世之均順豈可以其無能哉古人有言
兵者凶器一方有急四面皆從今蜀雖號富
饒爲朝廷外府以內外輕重較之則手足標

末也五路天下之腹心根本也河北陝西河東又皆控帶戎虜率計義勇保甲籍勝兵不減七八十萬然則三路尤爲天下之捍蔽祖宗寬假邊民稅或不及分河北特弛鹽禁誠知天下有急三路最持其重三路不可動搖則天下之勢常安而他皆坐受其利故切封疆捍壁壘輓齎奉饗數履危難之地者則急其力而緩其財守墳墓安鄉里不識戰鬪之事不知死亡之憂者則急其財而緩其力

利害之相權勞逸之相均勇怯彊弱之相資多寡有無之相濟蓋未有兼責而獨得者也祖宗初定天下所以任戰者皆黥面之兵固未有義勇保甲也猶且恤之若此况今日乎誠宜先擇三路之守令優爲勸獎之法稍稱職者且使久任俾得以拊循其民即安田里因其暇日隸習戰守指其逋負寬其力役平居無追須勞苦之歎則緩急可責其効死果得民兵之實則西北之虜且畏威矣民誠效

死虜誠畏威則邊鄙不聳兵刃不頓不過几
席之上樽俎之間可以挫四夷因其亂亡之
時踐其機投其隙鼓之以道德征之以仁義
誘之以恩信則可簞食壺漿以迎王師扶老
携幼以歸聖德鞭撻不施况血刃乎方天變
之來陛下過意挹損即有以反求諸身又
有以固結其民酌輕重之宜謹先後之施則
夏遼異黨蠻貊荒忽可使歸命向化矧惟宮
殿之內左右密勿常從宿衛之臣乎至若推

廣象類而修舉恩澤之政以導迎善氣唯

陛下所擇非小臣所得一二言也臣屬近在

輦轂之下首聞詔音猥先眾人而言

陛下

赦憐不誅使能言之士得以繼進則四海九

州之博內外臣民之衆方九德咸事之時安

知不有指陳世故極於天人之分達於古今

之宜足以上答聖心抑塞星變者哉則是臣

於國猶爲有補也

元豐三年八月
上時爲館閣校勘

答詔論彗星上三說九宜 呂大鈞

臣伏讀詔書寅畏天變引過罪已數求美言以新盛德誠意惻怛發於心畫自以消變除慝况諫行言聽膏澤逮下必將感召和氣溢爲嘉祥臣愚恨無精識奧學啓寤天聽徒有淺聞近見二事或可以少裨萬一伏惟聖主留神財察幸甚臣聞詩書所稱古先哲王雖清明在躬俊乂在官孳孳不倦延禮臣下講求至道之要而推行之夫至道之要莫切於堯舜之言其言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此言

至簡至要古之人君莫能盡行故常爲中材之所忽而獨上聖能勤行者也然則人心者人君之所日用時出以應萬務者也其神明恍惚其出入無時其作於中而見於外也邪正糾紛頃刻萬變其危如是安得不日夜存養寧息使之感物應變無所差失乎道心者人心之所默識躬行以立大本者也凡有生之民無衆寡小大無彼我莫不體之以爲吾心就其間涵容存養以生吾誠其道茫昧難

以言諭唯忠信默會庶幾近之稍或不明則
離而不一其微如是安得不閑暇燕處求索
推明克已體物常使純一則仁義禮智油然而
根於中粹然見於外然後爲得手故言動之
所發正令之所加始出於善而其終常流爲
不善凡此者皆人心不安而易變故也誠意
之所存行義之所履始若充盡其終常至於
天下不爲一家中國不爲一人此者皆道心
不明而易失故也由是言之此二心者非有

二物也特體用之殊耳使人心一於道心則
自不危矣使道心一於人心則自不微矣今
乘 陛下勵精反己之時謂宜博延德義之
士儲精垂思相與講求至道之實使浩然之
氣充塞天地則何患濬哲不生而明德不暢
乎此臣之所謂淺聞者此也臣又聞天下衆
人言謂 陛下躬勤庶政日不遑暇而有司
奉行多不盡理 陛下遠略方外軍政修舉
而將帥出征多不諭旨 陛下勸獎人材柬

拔倚注而或不得其人 陛下優假言事之
臣未嘗深譴而近日內外望風畏怯莫敢有
言青苗免役所以寬民力而下戶凋瘵日甚
常平儲峙錢穀所以足國用而有司經費日
窘訓齊保甲所以禁暴而盜賊如故增置官
局所以革敝而文書益煩異時歲饉糴貴小
民常取倍息之貴亦能自給今年豐官出輕
貸而束手受困異時富商大賈豪奪細民而
不甚爲苦今市易均輸平準而負益深凡此

皆臣之近見者也然推見其本而求之豈有
他哉唯知道心之實則見此時之敝矣傳曰
唯道集虛 陛下旣明發德音虚心待物則
道豈難知哉古人謂顧力行何如者此在
陛下 一動心之間耳可不深念之乎
元豐三年八月
上時爲宮
邸教授

論亢旱

劉摯

臣伏見自入冬以來並無雨雪亢陽爲沴被
災甚廣羣情嗷嗷驚憂四顧考原經典可謂

大異夫人之氣與天地陰陽之氣相爲出入
流通而往來者也人情和於下則天道順於
上人事乖於此則天變效於彼是謂天人相
與之際也故聖人之事天也知其在上不遠
應以類至則凡祈禳消災以爲末節小數而
專脩政事以應之竊以 陛下委國仰成與
之均休戚同榮辱者不在三省樞密院執政
之臣乎今廟堂之上大臣八人情志乖睽謀
謨不一無同心同德之節有分曹懷貳之意

故議政之際排拒依違相激相鬪其語往往
播在中外所以政令壅隔而不下文書稽滯
而不行官爵濫於無名而不應於典故公道
遏於貴近而獨施於踈遠私邪朋比上下隔
并况當 皇帝陛下淵嘿諒闇之日 太皇
太后陛下制出房闈之時朝廷政權盡在大
臣而大臣不協如此故天下但聞頗僻之事
而不見和善之政政不和則人情不和人情
不和則天地之氣繆戾而生此變也書曰肅

時雨若五行傳以謂冬旱政舒緩之所致也
今上下可謂不肅朝廷之政可謂驕慢廢弛
號令可謂二三不振以古者災異水旱咎在
燮理陰陽之官故策免三公以塞其譴今來
歲已窮盡早暵如此宿麥在野無潤澤之入
春氣相乘有疫癘之變生民一歲之大命豈
可不念之哉又一月以來日青無光風霾昏
翳考之占驗皆非小變而上之人恬不以爲
恠此中外之所以恐懼而不寧也伏望

聖慈深省上天儆告之意俯察朝廷乖戾之
變特詔大臣修飭政事凡賦歛之害人者法
令之未安者必解而更張之至於決獄訟之
私枉趣諸司之稽違進忠良退阿諛通壅蔽
去疑貳務以至誠實事上塞天譴下救生民
則和氣之應將不旋日而得之矣臣不勝倦
倦之心

貼黃外議皆謂朝廷自升祔後來政事
懈弛不及日前此蓋有以召之非虛言

也

元豐八年十二月
上時爲侍御史

論華山摧

梁燾

臣竊聞華州奏鄭縣界小敷谷山摧損覆居
民者臣按春秋傳曰國主山川故山川之變
聖人以爲至戒而深懼然變之來也或者之
人事而相符或稽諸君德而不類要之皆有
天意顧世主所以應天意者何如耳應之得
其道則轉禍而爲福失其道則反安而爲危
詩曰百川沸騰山冢舉崩高岸爲谷深谷爲

陵此人事相符之變也然幽王曾不以爲卹
故詩人哀之曰胡憖莫懲書曰湯湯洪水方
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此君德不類之
變也然帝堯自以爲戒故命禹之辭曰洚水
做予臣竊伏思陛下即位以來尊用耆哲
登崇雋良納天下之善常若不及革天下之
弊惟恐不至以百姓之心爲心撫而念之不
畜父母之於赤子也四海內外物情人意和
樂而舒徐巍乎太平之象矣宜乎美祥嘉瑞

交至而迭應今反有山摧之異者何也臣見
天心之仁愛 陛下欲以篤佑聖治日新又
新以盛無疆之休故於未然深示警告願
陛下抑思天心而內自勵曰予臨兆民固懍
懍乎無不懼矣豈尚有言動之際忽而不恭
者乎公言直道固無間而上下交矣豈尚有
諛辭邪說反易是非汨吾之明者乎正人君
子固並進而朝廷清矣豈尚有不肖渾淆其
間亂吾之真者乎天下固安矣豈尚有宿蠹

深弊遠而難燭隱而不知或欲改而復存或
已除而又作動人之憂者乎四疆固靜矣豈
尚有惜虛名而甘實弊以養後患未爲至計
者乎爵賞不爲不謹也姑息以害公僭差而
紊正者一能絕歟刑賞不爲不平也當罪而
縱宜直而枉者有不察歟政令不爲不明也
煩而寡要輕出而易反以惑民之聽者審於
思歟力役不爲不省也用而不切偏而弗均
者究之至歟郡邑之治不爲不飭也任非其

人過王澤而不流病吾民者知之盡歟仰願
陛下因天之戒凡此類者益加意焉臣愚不
勝惓惓昔梁山崩晉侯以傳召伯宗伯宗以
重人之言告而晉侯從之以自責春秋賢之
夫晉侯列國之君而梁山一國之望耳其變
也猶能亟召賢者而謀之况陛下有天下
之大華山又五嶽之崇乎其可不畏天之威
思所以應其變也伏惟陛下 鑒周之失體
堯之言采晉之善博資賢人之謀修飭政事

以答天戒社稷幸甚天下幸甚

貼黃臣伏思華山西方之鎮國家倚之

以安靜者也今而崩摧必有天意願

陛下深加省懼不以爲忽天下幸甚

元祐

元年十二月同侍史王巖
叟上燾持爲右諫議大夫

論旱爲不肅之罰

王覲

臣聞書曰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
德夫人君之德配乎天地而協乎陰陽者也
故災祥之來皆隨其德古之人君每見災異

則退而自省以脩德焉乃可以變災爲祥轉
禍爲福伏見去歲以來旱災屢作今春涉夏
亢陽尤甚陛下焦勞惻怛精意祈禱靡神不舉
而又傾倉廩之積以賑飢省土木之工以寬
役親錄囚徒赦過宥罪宜可以致雨矣而雨
猶未也然則天意亦必有在矣謹按洪範之
五事一曰貌貌曰恭恭作肅見於休證則曰
肅時雨若也夫人君外既有恭莊以著於貌
內必有肅欽以生於心然後施於政事一皆

主於肅欽則百官羣吏四方萬里莫敢不肅
而天應之以時雨此天人相與之際如影響
也恭惟陛下春夏以來凡可以致雨者無
所不講而雨猶未應意者肅欽之道或有所
未備乎陛下起居語默多在深宮之中非
愚臣所得而見其見於政事者臣得以言之
也夫中都之官雍容養望者多而紀綱浸墮
諸司之吏驕慢玩法者衆而鞭笞罕及此京
師官吏之不肅也監司妄意朝廷厭於督責

者以苟簡爲適時郡縣妄意朝廷主於寬大者以縱弛爲得計此監司郡縣之不肅也國之凶人可誅竄以明國之刑者或沮格於大臣之言民之巨蠹可黜削以釋民之怨者或稽留於典吏之手此刑罰之不肅也令出惟行弗惟反今發號出令或數日而追或累月而變者此號令之不肅也廣西新州之役以兵將邀功無事受戮者千餘人遠方之民銜寃無訴矣而又不正其罪此軍政之不肅也

河北塘泊之險以大河橫流漲爲平陸者數百里胡騎之來將通行而無礙矣而莫有任其實者此邊吏之不肅也凡政事之不肅者類如此而求所謂時雨順之不亦難哉夫仁恩豈不可致雨而肅欽乃可以致雨者何耶蓋肅然後仁恩可行也朝廷不肅則小人肆而下有受其弊者矣政事不肅則萬事隳而民不保其生矣夫如是且將亂之不暇尚何仁恩之有况可以感天心而致雨乎惟肅欽

然後政事修而仁恩行所以致雨之道也
然則言動之不可以不肅者臣願躬行之政
事之不可以不肅者臣願深圖之庶幾乎雨
可致也元祐二年四月旱甚觀言
未能肅欽以感天意即乞下詔責躬
振能肅欽去致不肅之罰也然後詔三省
政詔六曹寺監以修職事或胥吏詔御史臺
以舉不職詔監司以察縱弛詔郡守以戒偷
墮凡政事之不肅者皆修舉之如此而雨猶
未降臣甘嚴誅以爲妄言之戒不報繼上此
奏時爲右司諫

論水旱乞許羣臣面對言事

蘇轍

臣伏見二年以來民氣未和天意未順災沴
荐至非水即旱淮南饑饉人至相食河北流
移道路不絕京東困弊盜賊羣起二聖遇災
憂懼傾發倉廩以救其乏絕獨此三路所散
已近二百萬斛矣異時賑卹未見此比然而
民力已困國用已竭而旱勢未止夏麥失望
秋稼未粒數月之後公私無繼羣盜蜂起勢
有必至臣未知朝廷何以待此臣竊見
太皇太后陛下清身奉法與物無私 皇帝

陛下恭默靖重動由禮義皇天后土照知此
心而和氣不應深所未論不審 陛下嘗究
其說否臣聞天氣下降地氣上騰陰陽和暢
雨澤乃至君廣聽以納下臣盡言以奉上上
下交泰和氣乃至今 二聖居幃箔之中所
與朝夕謀議者上止執政大臣下止諫官御
史不過十數人耳其餘侍從近臣雖六官之
長皆不得進見而况其遠者乎臣以謂羣臣
識慮深淺不同其心好惡亦異故須兼聽廣

覽然後能盡物情而得事實今 陛下聽既
不廣則所行之事不得不偏聽狹事偏則陰
陽亢隔和氣不效必然之理也臣觀 祖宗
故事百官有司皆得以職事進對從容訪問
以聿其情今 二聖臨御四方引領望治而
謙恭退託踈遠羣臣不行人主之事遂使百
官不敢以職事求見臣謂宜因此時明降詔
書許百官面奏公事上以盡羣情之異同下
以閱人才之賢否人心不壅天道必從則又

早之災庶幾可息臣蒙國厚恩比聞詔書引
各自責避正殿損常膳分命臣寮並起羣望
私心踧踖不敢違寧輒推天意人事影響之
應庶幾有補萬一惟陛下恕其愚僭略賜
采擇元祐二年四月上
中書舍人

論陰雪

蘇轍

臣伏見自去冬至今陰雪繼作罷民凍餒困
斃道路聖心憂勞何所不至蓋嘗命有司發
內庫之錢出司農之粟竭太府之炭以濟其

急矣猶未也則釋犴獄罷役夫凡可以惠民
之事無不爲矣而天意不順雨雪如故臣竊
惑之臣嘗觀先儒論五行之說以爲聽之不
聰是謂不謀厥咎急厥罰常寒故周之末世
舒緩微弱政在臣下則天應之以燠煖秦之
末世峻刑暴斂海內重足而立則天應之以
寒慄是以周亡無寒歲秦滅無燠年信如此
言則朝廷之政今豈失於急歟竊惟二聖臨
御以來革弊去頌施惠已責凡所措置雖未

盡得而民獲其所欲者多矣苟以爲急雖三尺童子不信也然則陰雪之應其咎安在臣聞商高宗雉鳴於鼎其臣祖己告之曰惟先格王正厥事夫所謂正厥事者無常事也惟因其非而正之耳故臣切推之古事以爲天大雷電以風而成王應之以逆周公衛國大旱而文公應之以伐邢夫朝廷三公非所以止風而興師伐人非所以致雨彼旣爲之不疑而天亦報之如響者誠得其時當其事耳

臣竊惟近者天地之變常半歲苦旱半歲苦陰陰陽之氣一有過差浸淫爛漫而不能反今雨雪旣甚久不止則春夏之際又將復旱此其類似有以致之者古之爲政德刑並用寬猛相濟使天下懷其惠而畏其威民氣充塞而天地從之故陽不過而陰不忒自頃年以來朝廷之政專以容悅爲先務上下觀望化而爲一監司之臣以不執有罪爲賢郡縣之官以寬弛租賦縱釋酒稅爲優至於省臺

寺監亦未聞有正身治事以辨集聞者也何者朝廷方兼容是非以不事爲安靜以不別白黑爲寬大是以至此極也臣竊惟朝廷之意其始蓋欲以寬大治民耳而不知姦臣猾吏乘其間以侵虐細民其弊不可勝數各雖近寬而其實則虐也 陛下誠欲消復此變宜訓敕大臣使之守法度立綱紀信賞必罰使羣下凜然知有所畏苟朝廷無偏甚不舉之政則陰陽過差浸淫爛漫往而不返之氣

宜可得而止也不然雖空府庫竭倉廩以賑貧窮破囹圄焚鞭朴以縱罪戾臣恐上天之意未易回也臣待罪地官以簿書米鹽爲職出位而言罪在不赦然 陛下頃自踈外擢臣而用之二年之間致位於此豈欲責臣齟齬以吏事自效而已哉是以冒萬死獻言惟陛下裁擇

元佑二年二月上

時爲戶部侍郎

論歲旱地震星隕

劉安世

臣伏見 陛下即位以來于今五載承天順

地仁民愛物德澤洋溢施乎方外元元鼓舞
歌頌不暇固宜陰陽順序風雨時若諸福協
應百嘉蕃昌而歲比不登和氣湮鬱飢饉流
徙災害頗衆今春乃旱曠爲虐京畿西路二
麥失望農民嗷嗷且又菜色雖 陛下惻然
軫念靡神不宗踈決繫囚降從寬典而沛然
之澤終未告足又陝西河北屢聞地震大星
晝隕其光燭地旬月之間巨異仍出臣聞天
人之際精祲有以相盪善惡有以相推事作

乎下象動乎上陰陽之理各應其感陰變則
靜者動陽蔽則明者掩水旱之災隨類而至
此皆天心之仁愛人君而先出災異譴告警
懼使之兢畏修省而不至失道之敗也臣竊
謂上天之體雖高而聽卑明主所應惡文而
尚實與其爲祈禳之小數不若圖銷變之大
方願 陛下夙夜祇畏側身修行特下明詔
以是罪已又許中外臣民極言政事之闕失
專委近臣考求其當以施有政庶幾下情不

至壅塞其諸路災傷州縣流民所至並委守
令多方賑濟無俾捐瘠申救緣邊帥臣及捕
盜官吏常切警備以戒不虞今日已前內外
營造土木之役苟非要切並乞停罷分命監
司按視留獄公卿輔弼同寅協恭以思天變
開衆正之路塞羣枉之門誠備災之善經應
變之至務也昔宋景公小國之諸侯爾有不
忍移禍之誠出人君之言三災惑爲之退舍
陛下之明聖發於誠心精意感通何求弗獲

臣待罪諫列日聞焦勞輒效愚忠庶禔萬一
惟冀 聖慈少賜採納不勝幸甚

爲左
正言

元祐四年
三月上時

會通館校正宋諸臣奏議卷第四十三 終

